

四朝聞見錄  
附錄

三



# 四朝聞見錄戊集

岳侯追封

人主無私子奪一歸萬世之公。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眷言名將宿號蓋臣。雖勳業不究於生前。而譽望益彰于身後。緬懷英概。申畀愍章。故追復少保武勝軍節度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六千戶實封二千四百戶。贈太師諡武穆岳飛。蓋蓋世之才。負冠軍之勇。方略如霍嫺姚。而志誠匈奴。意氣如祖豫州。而誓清蕞朔。屢執訊而獲醜。亦運籌而策勳。外攝威靈。內殫謾畫。屬時講好。將歸馬華山之陽。爾猶奮威。欲撫劍伊吾之北。遂致焚蠅之集。遽成市虎之疑。雖懷子儀賈日之忠。曾無其福。卒墮林甫偃月之計。孰拯其冤。迨國論之初明。果邦誣之自辨。中興之主思念不忘。重華之君追褒特厚。肆渺躬而在御。想風烈以如在。是用頒我絲綸。極之王爵。錫熊紅之故壤。超敬德之舊封。蓋將慰九原之心。亦以作三軍之氣。於戲。修車備器。適當閒暇之時。顯忠遂良。罔開幽明之際。尚惟泉壤。故此寵光。可特封鄂王。餘如故嘉泰四年六月二十日。中書舍人李大異行。蓋韓氏與師恢復。故首封鄂王。以爲張本。制中故有作三軍之氣。與

修車備器之詞。

按制詞有與今本金陀粹編所載字句小異附刊卷末。

考異

此制乃金陀粹篇第二十七卷所載。金陀粹編乃王孫珂所載。決不致誤。而紀聞者以李公大異爲顏杓。其誤甚矣。嘉泰間岳侯之死僅八十年。故有天下有公是非。豈待百年而定之語。謂必待百年而定何也。蓋紀聞者治賦。若如所載。僅一無用韻語。一作原韻起句耳。恐史官誤采其說。故載詳云。

遺事

開禧初。降詔興師。李公暨草起句云。天道好還。蓋中國有必伸之理。人心助順。雖匹夫無不報之。雖累詞殆將數百。子侍叔父資士泳。自浦城行至都之玉津園前。售募詔而讀之。叔父曰。以中國而對匹夫氣弱矣。其能勝乎。已而兵果大敗。金因亦有僞詔。詆韓侂胄云。蠢爾殘昏。昏巨迷。此句疑有脫文輒鼓兵端。首開邊隙。敗三朝七十年之盟好。驅兩國百萬衆之生靈。彼既逆謀。此宜順動。尙期決戰。同享升平。

舉再遇

再遇。臨安西溪人。淳熙閒。以勇名于軍。精悍短小。蓋驍將也。開禧兵罷不支。再遇奮于行伍。年已六十。披髮戴兜鍪。鐵鬼面。被金楮錢。建旗曰。畢將軍。敵騎望其旗。已相顧愕視。再遇乘之。出入陣中。萬死莫敵。蓋先是敵中有畢將軍。廟甚靈異。其後浸以不靈。其形又絕肖。具登其號于旗。敵兵以爲本國之神。湖海賊作。再遇爲淮東招撫使。建治于揚州。雖殺戮過當。而賊亦旋定。嘗延客高會。取賊肝胃烹而薦酒。又擒其

魁用火烙其背爲萁笛琴絲之類。再遇不善書其弟再頗能書。嘗爲其贊畫于內。朝命再遇釋印入覲。留都亭驛。其弟嘗汚其寵妾。因酒大悖。再遇不能忍。以鐵尺殺之。具奏聞于上。待罪。且謂再非同產。蓋義兄弟。有旨放罪。未幾。臺臣以其被召。乃以軍容入國。且及其手殘同氣。有旨徙之。嘗川。而又論其在淮。爲招撫日多。糜金錢。以饋過客。追十六萬緡。寓於嘗之軍帑。再遇以田券折納于有司。僅得十萬。守臣楊長儒一作憐之。爲代納六萬云。【原注】其詳見李常澤著說。

### 周虎

虎。平江人。今有武狀元坊。則其家也。黃公由以進士第一人。旌其坊爲狀元。故用武字以別之。虎個儻有大將器。身兼文武。能賦詩。工大字。開禧間守和州。敵騎蔽野。居民官軍無以爲食。城欲下者屢矣。其母夫人。自拔首飾。奮具。巡城埤。徧犒軍。使盡力一戰。命虎同士卒甘苦。與之俱攻圍。以出戰。士卒感其誠意。遂以血戰。敵騎幾殲。上守城功。歸于母。朝命封以和國。賜冠帔云。虎之居吳也。言者以爲韓黨。坐安節州。虎旣貧。不能將母以往。未幾。謫所聞。計號。誓不復仕。放還。杜門托臂疾。屢召不起。雖舊所部候之。亦堅不與接。但啜于庭而去。

### 田俊邁

【原注】事略見前集。

俊邁。嘗開禧北伐。七日之間。攻破宿州。下靈璧。虹縣。先鋒甚銳。郭杲兵敗。乞和于敵。敵曰。我不要別物。但

要俊邁，杲縛俊邁往。其子諱父冤，杲坐是斬于丹陽市。賜俊邁諡，官其二子，賜宅一區。

開禧施行韓侂胄御批黃榜

開禧三年十一月三日聖旨：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使南北生靈枉罹凶害，以致敵人專以首謀爲言，不令退避，無以繼好息民，可能平章軍國事與宮觀。陳自強專務阿諛，不恤國務。一作事可罷右丞相，日

下出國門。前一日錢象祖、衛涇、李壁以御批付殿前夏震。震至日遣其將鄭發截韓于六部橋，至玉津園

遂以鐵鞭擊死之矣。【原注】詳韓本末已載丙集韓誅後三日，皇子威武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榮王臣劄奏，輒瀝

危衷，仰干天聽。臣竊伏自念至愚，不肖，獲共子職，仰戴天地父母覆育之恩，蚤夜以思，未知報稱萬分之一。今日之事，有繫國家安危大計，勢甚可慮者，不敢不亟陳于君父之前。臣伏見韓侂胄久任國柄，粗罄勤勞，第以輕信妄爲，擅起兵端，蹂躪邊郡，邑室廬焚，毀衣食破，瀉父子夫婦離散，不能相保。兵連禍結，盡耗國用，疲困民力，生靈無辜，殞于鋒鏑之下，不可勝計。死者冤痛，生者愁苦，海內之民，無不切齒忿嫉。歸咎于侂胄，蓋其權勢足以鉗天下之口，而不敢言。臣而不言，死有餘罪。況今敵情叵測，專以首謀爲言，若不令其退避，使之循省誤國之愆，必致上危宗社，重累君父。臣此身亦何所容，是敢冒昧奏陳，欲望聖慈，特發睿斷，罷侂胄平章軍國事，與在外宮觀，日下出國門，安邊繼好，保邦息民。實在此舉，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陳自強專意阿附，備位無補，欲望並賜罷斥。如臣言可采，乞速付三省施行。干冒天威，臣無

任云云十一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罷韓侂胄麻制

門下駭聞回機政。委用柄臣。遠至邇安。所賴經邦之益。力小任重。難逃誤國之誅。揆以羣情。奮由獨斷。爰誕敷于免冊。庸敷告于治朝。太師平章軍國事平原郡王韓侂胄。早以勳門。浸登顯路。久周旋于軒陛。適際會于風雲。服勞王家。意前人之是似。預聞國政。殆故事之所無。位極王公。職兼文武。宜思靡盬之義。用答非常之恩。而乃植黨擅權。邀功生事。不擇人而輕信。不量己而妄爲。敗累世之儲盟。致兩國之交惡。三軍暴骨。萬姓傷心。列聖有奸生之德。爾則專于嗜殺。朕躬有悔過之實。爾則務爲飾非。公事誕謾。曾無顧忌。遂致敵人之未戢。專以首謀而爲言。臨機果見。一作料。理明既無半策。得君專行。政久徒積衆愆。倘令尙

處以廟堂。何以遂安于社稷。欲存大體。姑畀真祠。庸少愆于多方。以一新于庶政。於戲威福。惟辟朕方親總于大權。明哲保身。爾尙自剛于終吉。往哉。一作其。祇若。茲謂優容。可罷平章軍國事。依前太師永興軍節

度使平原郡王。特授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食邑實封如故。罷自強制云。以道事君。所冀贊襄之益。朋姦罔上。乃辜委寄之隆。殊嘒巖瞻。宜從策免。特進右丞相兼樞密使秦國公陳某起云云。

沈厚之路。亟用是宜。豈期胡廣無蹇諤之風。優禮何補。粵從言路。進乘國均。不思洗心之忠。徒附炙手之勢。以庸庸爲上策。以唯唯爲善謀。賄賂公行。廉恥俱喪。鐘鳴漏靜。一作盡。而行且勿止。鼎折餗覆。而任何以

勝望權臣。輒啓于登端。與鄰境頓乖于和好。內郡竭于糧餉。邊城瘠于干戈。誰無憂時之思。獨爲保位之舉。擬而言議。而動悉付括囊。危不持顛。不扶。殆成燒棟。尙不亟從于退黜。必將愈積于罪愆。爰解軍樞。俾奉香火。猶以股肱之舊。務全體貌之存。於戲。乞骸骨以避賢。已昧滿盈之戒。歸田里而思過。無忘循省之誠。往服寬恩。益祇明訓。可能右丞相樞密使。使舊秦國公醴泉觀使。在外任。便居住。自強自出國門。每朝必朝服焚香。自云。從天乞一日之命。行至浦城。其族人陳政一作和爲宰。迎勞于郊。自強太息曰。賢姪賢

姪。大丈夫切不可受人之恩。霽涕而去。自強本太學諸生。嘗居韓氏館。實訓侂冑。憲聖女弟魏夫人實侂冑母。見其舉止凝重。交遊不安。嘗器重之。謂侂冑曰。他日得志。必用之。陳登科爲光澤丞。其年已六十矣。主簿張彥清登科最早。而其年方盛。嘗玩侮之。楊開國圭。彥清之友也。嘗訪彥清。因以識自強。每敬陳不敢狎。因私語陳曰。子姑自重。以相法論之。不十年爲宰相矣。自強以爲彥清諷圭玩己。而又以圭平日無狎語。姑信之。及自強爲丞去官。關知韓已得柄。漫往候之。刺入侂冑約以來日。從官來見。常延接。自強不測其意。明日又漫往。侂冑于羣從官中。前設擲拜。自強云。許多時先生在何處。翌日從官卽交章。特薦入臺。不期年遂拜相云。【原注】圭事已載前集。自朝廷以岳侯賜第爲太學。有善司聽者。聞鼓聲。謂學中亦無火災。亦不出宰相。久之自強破讖而相。自是以諸生致宰相者相望矣。陰陽拘忌之說可信乎。彥清亦往候自強。憐其選調欲薦之。韓其子語之曰。爺不記光澤之事乎。真文忠銘彥清墓。謂其不趨附自強。此始過也。文

忠甲宏博由劍南判官召入爲國錄寓于圭之酒官舍卽今之清風坊彥清實于是年見自強子所目覩

一作  
親目云

臣寮雷孝友上言

臣聞書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臣之有作福作威害于其家凶于其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釋之者曰君臣之分貴賤有常政常一統權不可分作福作威謂柔國之權勇略震主者也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謂在位小臣見彼大臣威福由己由此之故皆附下罔上亦有因此而僭差夫箕子佐武王以洪範陳天地之大法而獨于此諄諄其嚴凜乎其不可犯真足以垂戒萬世且以作福作威而害家凶國禍已如彼而況征伐自天子出聖有明訓人臣而可專之以貽禍天下哉臣仰惟陛下天資仁孝身履恭儉率循禮法一作中  
禮守法畏天愛民未嘗有一過舉以韓侂胄獲聯肺腑久侍禁密見其平

時小心畏謹故每事詢訪一作  
仰觀有裨補侂胄所宜衡一作  
戴恩遇勉自抑畏密勿彌縫圖報萬一而席豐膏梁不學無術任重力小輕躁自用陛下少加假借侈然驕肆竊弄威福恐人有欲議己者乃首借臺諫以鉗制上下除授之際名爲密啓實出己私而姦險之徒亦樂爲之鷹犬臺諫之官使誠出于天下之公選人生之親擢論議奏章允叶人心聽之可也今專植私黨任用匪人凡有所言無非一作  
不陰授風旨而每



告陛下。必謂臺諫公論。不可不聽。自是威福日盛。無復忌憚。稍有異己。必加擯斥。以專擅朝政。干分敗常。自知其無所容。乃巧圖兵柄。以爲固末之策。撰造閒謀。輕絕和好。遽起兵端。逆曦之任殿巖。侂冑交通狎昵。蹤跡詭秘。人已竊議。當孝宗在位之日。以吳氏世掌兵權。聖慮高遠。吳挺之生。逆曦年甫弱冠。因其來覲。留之禁衛。以繫人心。及挺之死。宜易以他將。逆曦在光宗朝。亦不過假守邊郡。侂冑既奏。一作爲殿巖

又納賂以縱其歸。復任西帥。付以全蜀。識者蓋已寒心。果挾強鄰以畔。人尤不能無疑于侂冑。而侂冑亦何辭以自解。藉曰無他。而虎兕出柙。咎將誰歸。以致皇甫斌之敗于唐州。李汝翼敗于符離。商榮敗于東海。郭倪敗于儀真。郭倪之抱頭鼠竄。僅以身免。將不素擇。兵不素練。輕舉妄動。自取困阨。殆理勢之必然。而所以致此者。抑有由也。蘇師旦起于筆吏之賤。侂冑奔走之舊。薦進寵用。不三四年。駸駸通顯。凡武臣之建節。非近屬懿戚。元勳宿將。不以輕畀。乃舉而授之。奴隸昔秦檜居相位。垂二十載。不爲不專。假寵使令。如賈璵丁稷。不過武功大夫。未嘗處以朝廷職任。而師旦爲御帶。爲知閣門。爲樞密都丞。至乘旄鉞。此秦檜之所不敢爲。而侂冑敢爲之。師旦何知。習利亡恥。固其常態。旣爲侂冑所親信。遂招權納賄。其門如市。自三衙以至江上諸帥。皆立定價。多至數十萬緡。少亦不下十萬。□□致敗。【案】此處脫文似不止二字。侂冑不得已。稍從黜責。諸將往往退有後言。謂吾憤帥而責。將途路籍籍。傳笑境外。遂益有輕視之心。師旦旋以敗露削籍投荒。雖加之罪。而心實不服。揚言于人。謂諸將賄賂非所獨得。蓋指侂冑而言。然則師旦之竄。

非專于伸國憲。亦侂冑藉之以自文爾。抑侂冑之專擅。尤有大有可罪者。臣聞國家有大興作。謀及卿士。謀及庶人。禮曰。天子將出征。類乎上帝。宜乎社。造乎禰。禱於所征之地。受命于祖。受成于學。豈非兵凶器。戰危事。故謹重如此。侂冑之舉事。上不取裁于君父。下不詢謀于縉紳。至于陛下侍從近臣。有不得與聞。同列不能盡知者。甚至密諭諸將。出師之日。潛假御筆以行之。外庭曾不及見。已破泗州之後。曲爲之說。以罔聖聽。始諭詞臣降詔。迨浚邊連以敗報。悉皆蒙蔽。而密諭諸將第以捷聞。人情洶懼。幾不自保。幸祖宗德澤在人。逆曦授首。而敵亦以糧乏自遁。然而三邊兵民。死于鋒鏑。困于轉輸。淪于疫厲。室廬焚蕩。田業荒蕪。遺骸蔽地。哭聲震野。斯民何辜。而至此極。至于強敵頻年。僉刷皆吾中原赤子。彼惟重其族類。而虐用吾民。光化之戰。至驅僉軍。及俘繫老弱。幾數千人。填塞壕塹。以渡軍馬。河南之地。十室九空。而兩淮四十餘年生聚。遂成邱墟。是南北數十一作百萬生靈之命。皆侂冑一人殺之也。皇天后土。能鑒陛下之心。雖

敵人亦知其非出于陛下之意。是以督府每遣小使使敵帥。書問往復。必以首謀姦臣爲言。使侂冑本無邪謀。以輕信誤國至此。亦當審察事勢。束身請罪。退就貶削。猶有辭于天下。乃偃蹇居位。靡閒惟容。惟遇報稍希。輒爲大言。每執己見。則曰。有以國斃。聞者縮首。夫國者太祖太宗高宗之國。而縱侂冑斃之可乎。方倚腹心以爲臺諫。文飾姦言。謂之一人心。定國論。以禁異議。怙終不悛。殆將罔測。夫以侂冑本以庸闇無知。養成姦惡。得罪天地。得罪祖宗。得罪舉國兵民。納侮強鄰。提孩孺子。口皆能言。心無不怨。而劫于積

或會無一人敢爲陛下言者。賴陛下覺悟，出自英斷，特降御筆處分。且蒙聖恩，不以臣疎遠仁似，擢長憲府。臣雖見具辭免，而已入臺供職。兩舉其專權誤國之大者言之。其他罪惡擢髮不足以數。未暇枚舉。如陳自強者，昔老庸繆本無寸長可取，徒以嘗假館於侂冑，由州縣小官數年，開汲引披擢，以致陛下過聽。用爲次相，附阿充位，不恤國事，不遵聖訓，中書機務唯唯聽命，一無可否。侂冑曰：兵當用，自強亦曰常用。侂冑曰：事可行，自強亦曰可行。每對客言，自強受恩深，只得從順。然則從之者歟？自強之罪亦不可勝誅矣。若其貪黷無藝，政以賄成，鄙猥之狀，言之罄污口舌。臣亦未暇悉論。伏望陛下詳覽臣奏，將侂冑自強重賜貶竄，以答天人之願，以釋兵民之忿。以彰有國之典，以慰死者之冤。使敵國聞之，必諒陛下本心，使將士聞之，必爲陛下戮力忠義。聞之，必爲陛下奮發而起。宗社幸甚，天下幸甚。取進止。貼黃：臣切惟太皇盛德節儉，帑藏儲積甚豐。側聞嘗有遺旨，除供治園陵用度外，以助陛下軍國之費。有內臣王鎔者，實主其事。盜竊既多，潛以奉侂冑。又與李昉、楊榮顯、毛居實、李大謙等瓜分之下。至侂冑奴隸周筠、凌文彥、陳琮，亦皆盜取。嘗邊事未寧，用度極繁之時，豈應臣下因太后之喪，遂以爲利？且有違慈訓，伏乞睿旨，令所屬拘回，以俟處分。實爲允當。其李昉等並究見情，犯輕重坐罪。伏乞睿照。又小貼子：照得蘇師旦因受結託，薦用庸繆，以致敗朝。上誤國事，雖已竄責，未正典刑。刀筆賤吏，原其誤國之故，死有餘辜。一作乞賜處分。蘇師旦既逐之後，堂吏史達祖、耿權、董如璧三名，隨即用事，官無不行。公受賄賂，其爲姦利，伏乞睿斷。

將三名送大理寺根究。依法施行。實快士論。伏候敕旨。十一月十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依韓侂胄責授和州團練使。送郴州安置。陳自強追三官。送永州居住。內蘇師旦特決脊杖二十。配南昌化軍牢城收管。月具存亡申。王鎔等令臨安府究見情犯。申三省樞密院所合拘回錢物。併委本府施行。史達祖耿禮輩如贓。並送大理寺根究。

### 臣寮上言

臣聞書載舜之事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常舜之時。可謂至治。而流放竄殛之刑行焉。蓋天討有罪。有不容恕也。恭惟陛下。光紹丕基。寅畏天命。寬仁恭儉之德。越百王。凡在臣工。宜思盡忠。以輔成治道。而韓侂胄貪婪緣肺腑。竊弄大權。蒙蔽聖明。擅作威福。首引羣邪。一作分布要途。排阻忠臣。陷之大獄。賊害善類。斥逐無餘。凡陛下親信之臣。有不便于侂胄。則

夫挾言路。以罔宸聽。私意既行。凶箠口熾。出入禁旅。恣爲欺罔。

一作  
姦欺

侵盜貨財。徧滿私室。交通賂遺。奔走

四方。鑿山爲園。下瞰宗廟。窮奢極侈。僭擬宮闈。十年之間。罪惡盈積。侂胄慮禍之及。思固其業。乃復設爲計謀。竊據平章軍國事。此乃祖宗所以待元老大臣。侂胄何人。乃以自處。安坐廊廟。紊亂紀綱。又于此時。輕開邊釁。上不稟于陛下。旁不謀之在廷。盛夏出師。抹忠召量。使丞邊赤子。骨肉流離。肝腦塗地。死于非命者。不知幾萬人矣。昵比吳曦。利其厚賂。畀以節鉞。授之西兵。又使程松與之共事。取輕納侮。啓其姦心。

自非宗社之靈忠義興起則全蜀之地豈不重貽陛下之憂侂胄罪狀著明人怨神怒而猶專復自用殊無悛心以國事快己私視民命如草芥原其用意欲以何爲昔之所謂四凶其罪復有大于此者乎陳自強昏昧闕冗本無寸長徒以侂胄私人驟加汲引拔自選調置之清華曾未數年躋登宰輔兵燹既開邊鄙不寧復以自強兼領樞密幸其徇己倚爲腹心而自強憑藉其威不知顧忌日暮途遠貪得無厭援引朋邪濁亂班列呼吸羣小納賂賣官請託公行贓罪狼籍訕笑譏罵萬口一詞社鼠城狐蓋未有甚于此者也仰惟陛下奮發英斷斥此二姦成命初傳都人相慶而猶畀以祠祿未愜輿情臣愚欲望聖明將韓侂胄明正典刑以謝天下仍將陳自強削奪官爵竄之遠方則舜除四凶之事復見今日可以壯國勢可以正人心可以開忠直之門可以弭窺覷之患海內幸甚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敕旨十一月六日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並依韓侂胄送英德府安置陳自強責武泰軍節度副使依舊永州居住。

又臣寮上言

臣至愚極陋初乏寸長陛下過聽擢任言職臣辭不獲命勉勉就職自量無以補報高一作天厚地之恩

惟遇事盡言始爲無負

一右兩字

臣今早立班恭聽麻制竊見太師韓侂胄能平章軍國事特進陳自強罷右丞相姦人去國分道開明天下幸甚社稷幸甚然二人之罪重于邱山罰未傷其毫毛雖曰朝廷欲存體

貌之禮而罪大罰輕。公論沸然。臣職在言責。既有所聞。豈容緘默。請詳爲陛下陳之。侂冑始以肺腑養。親身閣職。典司賓贊之事。不過若此而已。光宗皇帝以父傳子。國朝之家法。陛下賢聖仁孝。親承大統。加以慈福太皇太后重韓一作之命。天命所歸。人心所向。臣子何功之有。侂冑乃以與聞內禪爲功。竊取大

權。自是以後。無復顧忌。童奴濫授以節鉞。嬖妾

一作

竄籍於宮庭。黜造亭館。震驚太廟之山。宴樂笑語。徹

聞神御之所。齒及路馬。禮所富誅。簡慢宗廟。罪宜萬死。其始也朝廷施設。悉令稟命。其後託以臺諫大臣

之薦。盡取軍國之權。決之于己。且如御前金

一作

牌。祖宗專隸內侍省。而乃多自其私家發遣。至于調發

人馬軍期。並不奏知。此豈征伐自天子出之義。臺諫侍從。惟意自用。不恤公議。親黨姻婭。踰取美官。不問

流品。名器僭濫。動違成法。竊弄威柄。妄開邊隙。兵端一啓。南北生靈。強者殞于鋒刃。弱者墮于溝壑。流離

凍餓。骨肉離散。荆襄兩淮之地。暴尸盈野。號咷震天。軍需百端。科斂州縣。海內騷然。迹其罪狀。人忍神怒。

覆載之所不容。國人皆曰可殺。而況陛下即位以來。以恭儉守己。

一作

以仁厚化

一作

民。無聲色玩好之

娛。無燕游土木之費。凡可以裕民生厚邦本者。無所不用其至。不惟人知之。天亦知之。不惟中國知之。四夷亦知之。自軍興以來。人情洶洶。物議沸騰。而侂冑鉗制中外。罔使陛下聞知。甚至宦官宮妾。亦其私人。莫敢爲陛下言者。至如西蜀吳氏。世掌重兵。頃緣吳挺之死。朝廷取其兵柄。改畀他將。此爲得策甚矣。侂

胄與曠結爲死黨。假之節鉞。復授以全蜀兵權。曠之叛逆。罪將誰歸。使曠不死。侂胄未可知也。人皆謂侂胄心無有極。數年之間。位極三公。一作公。列爵爲王。外則專制東西二府之權。內則窺伺宮禁之嚴。姦心逆

節。具有顯狀。縱使侂胄身膏斧鉞。猶有餘罪。況邊釁未解。朝廷倘不明正典刑。則何以昭國法。何以示敵人。何以謝天下。今誠取侂胄肆諸市朝。戮一人而千萬人獲安其生。況比者小使之遺。金使嘗以侂胄首謀爲言。是金人亦知兵事之興。非出于陛下之意也。使誅侂胄而敵不退聽。則我直而彼曲。我壯而彼老。自然人心振起。天意昭回。以此示敵。何敵不服。以此感人。何人不奮。臣尙慮議者謂國朝家法仁厚。大臣有罪。止于竄斥。未嘗誅戮。臣切謂侂胄非大臣比也。祖宗之法。位至平章軍國者。皆東班也。元勳。臣而後得有此。未有如侂胄一介武弁。自環衛而知閣。自知閣而徑爲平章太師者。若此。則破壞祖宗成法。自侂胄始。乃亂法之姦臣。非朝廷之大臣也。侂胄既有非常之罪。當伏非常之誅。詎可以常典論哉。又竊見右丞相陳自強。素行污濁。志益貪鄙。徒以貧賤私交。自一縣丞起。遷越授。徑登宰輔。不思圖報陛下之恩。惟僥倖之意。自侂。侂胄始。雖估權。猶奉內詞。凡所設施。尙關廟堂。自強巧爲柔佞。上表力請平章軍國。侂胄驕心。乃貪榮而冒處。自強狡計。一作奸。因藉庇以營私。驅虎狼爲之前導。而狐狸舞于其後。自強之爲已深矣。姑以大者言之。用兵一事。舉國以爲不可。而自強曲爲附和。力援私黨。占據言路。以脅制天下之公議。至若縱容子弟。交通關節。饗養無厭。皆臣所未暇言。獨其姦儉附麗。黷亂國經。較其罪惡。與侂胄相去

無幾。臣愚伏望陛下奮發威斷。將侂冑顯行誅戮。以正元惡之罪。其自強亦乞追貨。遂以爲臣。不  
朋。竊誤國者之戒。謹錄奏聞。伏候教旨。貼黃照得韓侂冑久專國政。一作將朝廷府庫。視同私帑。公肆竊  
取。莫敢誰何。見今邊鄙軍費方殷。欲乞容斷。將侂冑應有一作家財產業。盡行籍沒。拘入封樁庫。專備邊  
庭之用。仍不許諸處妄有支動。伏候教旨。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韓侂冑除名。送吉陽軍安置。陳自  
強改送韶州安置。餘依。

給舍繳駁論疏

臣寮上言。臣聞人臣之罪。莫大于植黨擅權。又莫大于稱兵首亂。有一于此。法不容誅。況乎兼有二罪。又  
稔衆惡。其在明時。豈宜容貸。臣伏念韓侂冑。資緣攀附。浸極顯榮。背負國恩。締結親黨。因復自用。鉗結人  
言。凡除擢要官。選用兵帥。皆取決所。役蘇師旦之口。交通賄賂。動以千萬。祖宗法令。肆爲紛更。軍政財計。  
田制鹽法。關國體之大者。率情變易。朝令暮改。人無適從。自知積失人心。中外交怨。乃爲始禍之計。若無  
君之心。謀動干戈。圖危社稷。橫開邊隙。喪失師徒。征行者有戰鬪暴露之虞。轉輸者有流徙死亡之苦。荆  
襄兩淮。生齒百萬。擢其凶害。遠近州縣。科斂頻仍。雖深山窮谷之民。皆不安其生業。至如吳曦之叛。郭侂  
之敗。皆侂冑容養激成。所用鄧友龍之徒。喪師辱國。罪狀顯著。曲爲掩覆。止從輕典。俱置善地。原其用心。  
實不可測。天下之人。切齒扼腕。恨不食其肉。如陳自強者。昏謬無恥。但知侂冑薦進之私恩。陰拱固位。聽



其所爲。噤不出一語。如用兵之謀。不惟不能沮止。乃從而附和。曲意逢迎。貽害生民。恬不知恤。其他背公營私。貪鄙猥瑣之狀。雖小夫賤隸。亦所竊笑。仰惟陛下。至明獨斷。雖行罷斥。尚亦優容。而侂冑等。罪惡貫盈。公論未快。臣誤蒙親擢。置之封駁。祇命之初。不敢隱默。欲望聖慈。特發英斷。將侂冑明正典刑。自強遠加貶竄。以慰天下之心。以正國家之法。所有錄黃。未敢書讀。謹錄奏聞。伏候敕旨。

尙書省榜

臣竊上言。臣學問荒疎。器能淺薄。際遇陛下。勵精教化之初。首蒙擢授。俾職風憲。臣不自量度。願勉竭綿力。仰助陛下。振舉紀綱。一新觀聽。連日拜疏。奏論韓侂冑。陳自強罪惡。已蒙睿鑒。一作旨施行。然二兇同惡。

相濟。專務欺蔽。

一作蔽明

一旦威斷震發。天日清明。中外欣快。咸願預見二凶罪狀。欲望聖慈。宣諭執政。檢會

今來臺諫給舍章疏。及已施行次第。特降敕榜曉示。以慰人心。以昭國憲。不勝幸甚。取進止。十一月六日。三省同奉聖旨。並依。

因韓黨詔諭中外百官

開禧三年十一月內有旨。韓侂冑怙權擅朝。

一作怙按朝權

殘民誤國。已行罷斥。緣其專政之久。中外縉紳。泊下

將帥。凡才望動績之臣。應爲丞相之用者。彼乃指國名器。權爲私恩。朕方丕示至公。惟賢能是兩。咨爾有